

情 爱 论

瓦西列夫著

赵永穆 范国恩 陈行慧译

文化生活译丛

III

情 爱 论

瓦 西 列 夫 著

赵 永 穆 范 国 恩 陈 行 慧 译

文化生活译丛

III

情 爱 论

〔保〕基·瓦西列夫著
赵永穆 范国恩
陈行慧译

K. Василев
ЛЮБОВЬ
София. Наук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原作系保加利亚文版，根据
一九八二年俄文版转译。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227,000 字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375,001—535,000
书号 2002·266
定价 2.00 元

文化生活译丛

III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印 刷 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引　　言

在这本书里，我们打算谈谈爱情，就是象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倾慕之情。

人们自古以来就在探索爱情的秘密，试图认识它的本质，因为爱情既给人们带来明朗的欢乐，又给他们造成深沉的痛苦。

各个时代关于爱情都有形形色色的议论和箴言，既有诗意的赞颂，又有痛切的抱怨；有虔诚，也有庸俗；有兴高采烈，也有沮丧颓唐；有青年时代的鲁莽，也有对命运的诅咒。各民族的诗歌都热烈而振奋地赞颂人类爱情的巨大力量。

然而，这个源远流长的永恒艺术主题却没有受到关于人的科学的密切注意。也许，问题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十分复杂，它要求运用许许多多科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等，进行综合的研究，因为爱情把生命蛋白质的诞生同社会关系、心理

秘密和存在的无限性联系在一起。

自然，问题也在于现在还能看到的那种把人的个性理性化、把个性的社会本质和精神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倾向。这倒不是说情感不可避免地要死亡，而是指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这种后果应该在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克服。但是，的确存在着人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日益贫乏的威胁。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原子”一条只占三页，而“爱情”一条却占了十一页。这真可以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时代！但是一九六六年版的同一部百科全书显然破坏了这个平衡：它慷慨地给了“原子”整整十三页，而“爱情”只占一页。

诚然，理性的急剧“扩张”是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理所当然的趋势。但是我们能不能说，作为对运动、完美、发展的永恒的追求，对人类潜在的不死，对世代更新的永恒的追求的爱情，它崇高的力量今天不再值得我们十分重视了呢？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爱情的天赐作用和强大力量，把它看成是宇宙中一切存在的最初起源，是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诸神谱系》里讲到，地母神盖亚怎样在混沌的深

渊中诞生，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金发的神祇埃罗斯（或者叫埃罗特）。这位神奇而热情的爱神（按比较晚期的神话的说法，他是阿佛罗狄忒的儿子）的名字象征着宇宙被分开的各个部分的动机、意向和结合。无论天上还是地上的种种事物，都是由于他的干预，而且是在他的参与之下，才得以发生的。

长生不死的众神中，
最美的要数埃罗斯。
他甜蜜蜜、懒洋洋，
他征服了众神和凡人的灵魂，
使他们统统丧失了理智。

柏拉图的对话《会饮》里表现了埃罗斯的复杂而彼此矛盾的倾向。我们仿佛是亲身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代思想界的一场哲学辩论。七位知名人物在其中一位（阿伽通）的家中聚会饮酒，他们一致同意，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应该谈谈他对爱情的看法。柏拉图就借这些参加饮宴的人之口，阐述了自己的爱情哲学。议论真是五光十色，甚至彼此矛盾。按柏拉图的说法，每人都有一定的道理，谁也不会被逻辑论据完全驳倒。

裴德若说：“埃罗斯是众神之中最古老、最受尊敬、最有威力的一位，他最能赋予人勇敢，给人们在世时或死后带来幸福。”

泡赛尼阿斯则说，有两个埃罗斯，一个是凡俗的埃罗斯，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追求享乐，而不是追求优美，正因如此，他受到“小人”的喜爱。另外一种则是“摆脱了情欲的”天上的爱情。厄里什马克补充说，埃罗斯拥有无边的权威和力量，他不仅存在于人类灵魂的神秘世界之中，而且作为一种存在的普遍意向“生活……在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体内。”

阿里斯托芬支持物体分化为两半，从而在其间产生爱情的看法。情欲就是力求恢复被分开了的辩证统一的本质。神话中说，从前人是一种“圆球状的”特殊物体，他有四只手，四条腿，观察相反方向的两副面孔，一颗头颅，四只耳朵。人的胆大妄为使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忐忑不安。宙斯于是决定把人一分两半，就象“在腌制花揪果之前把它剖开，或是用一根头发切开鸡蛋那样”，使分开之后的每一个人不是用四条腿，而是用两条腿走路，这样人就变得软弱一些了。在人的身体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他们“纠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这样就产生了尘世的爱情。

阿伽通说，埃罗斯是“最年轻的神”，他不会衰老，而能“永葆青春”。他的力量在于优美，每一个受到他启发的人都“会成为诗人”，埃罗斯“使我们消除隔阂，

而走向团结”。

苏格拉底证明爱情本质的矛盾性的那种哲学辩才形象地展示了柏拉图爱情观的实质。埃罗斯是我们追求自己丧失了的东西的意向。他“大胆而且有力量……他一生都在探讨哲学，他是一个熟练的魔法师和智者”。谁也不能阻止他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强大影响。埃罗斯体现了意识追求优美的那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愿望，他“既不是永生不死的，也不是一定会死亡的：在同一天内，如果万事顺遂，他就活着，而且精神焕发，有时他又会奄奄一息，……有时他又重新精神抖擞”。唯其如此，所有受他支配的人才都在创造、生育，一些人用肉体，另一些人则用精神。起初埃罗斯使人爱上肉体，但这是低级形式的爱情。意识逐渐上升到许多肉体中包含着的优美，最终在意念的王国中达到爱情的纯精神的、抽象的本质。

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一方面把爱情神秘化，同时又指出了对爱情进行科学的研究的道路。在许多世纪中，柏拉图的猜测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现代的科学思想也应该力求深入认识这种现象——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能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

情——的本质。

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费尔巴哈说过：“爱就是成为一个人。”哲学应该在研究人类生存的这种崇高的感情形式的本质和社会职能方面做出贡献。

目 录

引 言	1
1. “肉体”获得了灵性	1
虚构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2
肉体和精神的结合	12
动物是否有爱情?	21
爱情的社会性	29
2. 男人和女人	43
笼罩在永世的夏娃身上的诅咒	43
对男子的赞扬及后来的贬损	60
性别不同，价值相等	72
3. 疯狂和理智	104
性爱的结构	104
是“疯狂的”，还是理智的?	109
性本能和意识	119

对形象的感知	131
情 绪	135
主动性和稳定性	159
性爱的多样性	169
理智战胜疯狂	181
4. 关系的审美化	185
爱与美	185
艺术的作用	207
舞蹈、音乐、雕塑、绘画	212
文学作品	230
令人陶醉的词	233
罪过的甜蜜	242
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	256
心灵的解放	272
共同感受的魔力	281
5. 对象的选择	284
无人能代替的对象	284
意中人的形象	300
选择的标准	322
知觉的完整性	350
美容、时尚和爱情	362

6. 爱情和一个人的命运	376
爱情的悲剧.....	376
自由、灵感、幸福	390
附录 爱情的哲学([苏]Л·沃罗比约夫)	409

1. “肉体”获得了灵性

男女之间的爱情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题目。这首先就是因为这种爱情同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他受到的教育和他的社会行为有密切联系。在关于人的这种亲昵情感和道德的本质问题上的分歧，从思想上说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一定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制约。

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这个结论得到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对社会生活的唯物史观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4页。

社会生活的辩证法是深刻而广泛的。要对爱情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就必需首先考察一下人的生物本质。只有穿过性欲的神秘的迷宫才能进入男女之间亲昵生活的高级精神领域。

虚构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许多世纪以来，承认性欲是爱情的基础一直使拥护禁欲主义的人气忿难平。难道可以把这种丢人的、对异性的动物欲望说成是崇高的人类之爱的固有内容吗？难道时至今日，还应该用遭到宗教诅咒的性行为来玷辱文明社会的纯洁道德吗？

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谈论所谓“神的爱情”，谈论这种爱情“永恒的”迷人之处。这是在把爱情的奇迹仁慈地赐给人们的上帝的庇护下，灵魂的某种昙花一现的无形交往和接触。

东正教神圣教规的鼓吹者、禁欲主义者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戈列茨用自己笔头的灵感召唤人们从精神上反对魔鬼的肉体诱惑。他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劝，教给诚笃的基督徒怎样保持灵魂的贞洁不受玷污，抵御魔鬼亵渎灵魂的纯洁性的企图。

斯维亚托戈列茨写道：“你要避开可能扰乱你肉体

平静的一切事物，特别是同异性交往。如果你不得不同异性交谈，千万不要谈得太久，而且要保持谦恭和一定的庄重。你的言词要彬彬有礼，不要表现出倾慕，而应该矜持稳重。”尼科季姆规劝基督徒在同异性交往时要谨慎小心，因为这种交往中“几乎总是掺和着后患无穷的激情，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灵魂深处，而使理性变得暗淡无光”。

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道德表现在新约、各种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但是它不符合充满着热爱生活的哲学的旧约，而旧约占圣经的大部分，并且被称为基督教的圣书。实际上旧约反映的是在父权制条件下，犹太教的形成时期人们对性生活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新约中宣扬的观点截然相反。旧约里没有指摘过性别。对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描写不带一丝禁欲主义的虚伪，而是把这种关系看成是十分自然的、按造物主的意志而存在的东西。旧约中万能的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后，对他们说：“你们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所罗门的《雅歌》，这是一曲对爱情的鼓舞人心的赞歌。而新约的理想却是禁欲主义的贞洁。

所以，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有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看来，基督徒愿意按旧约的原则生活，而按新约的

要求祈祷和忏悔。也许，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灌输了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思想。

因此，柏拉图式的爱情，其根源在于新约。这种爱情以耶稣的名义谴责性接触，从而必然激发起某种狂热，要使自己能“象天使一样纯洁”，能够洞察意识在无极无限的宇宙中的强大力量。男女在“纯粹”的精神享受中在云端遨游。他们的嘴唇从来不会碰在一起，双手总是拥抱着一无所有的空间，思想是云雾朦胧的一片。没有形体的生物的这种爱情不过是人的幻想。

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柏拉图式爱情的目的是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的溶合。仿佛这才是使双方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

二十世纪初，奥托·魏宁格在他轰动一时的书《性别和性格》里宣称：“爱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互相排斥，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那些宣称他们在爱着他们想占有的女子的人是在撒谎，否则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爱情……情欲随着肉体的接近而增长，而爱情则在所爱的对象不在眼前时愈益强烈，为了保持爱情，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